

语言哲学研究

第三辑

主编 钱冠连
执行主编 王寅

Volume

Three

The Forum 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高等教育出版社

语言哲学研究

第三辑

主编 钱冠连
执行主编 王寅

YUYAN ZHEXUE YANJIU

Volume



Three

The Forum 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语言哲学研究. 第3辑 / 钱冠连主编.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04-044012-6

I. ①语… II. ①钱… III. ①语言哲学 - 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0741号

策划编辑 贾巍巍
责任校对 张 凯

责任编辑 王代军
责任印制 尤 静

封面设计 李小璐

版式设计 魏 亮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7
字 数 15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5 年11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11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4012-00

本 辑 前 言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首次将语言学塑造成一门影响巨大的独立学科,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新纪元,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当之无愧!

索绪尔1857年11月26日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书香世家,其父既是生物学家,也是一位地质学家;母亲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索绪尔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对语言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学会了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1875年他进入日内瓦大学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但他对理科毫无兴趣,却对语言学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于1876年申请加入了巴黎语言学会,他致力于研究语言的理想得到了父母的理解和支持。1876年他离开了日内瓦大学,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文学系攻读历史语言学,正式开始了他的语言研究之路。

在莱比锡大学期间,索绪尔于1878年发表了《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一文,成功地把一个在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音拟构了出来,对理解印欧语元音交替的复杂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同年7月,他离开莱比锡大学赴柏林大学继续学习,1879年返回莱比锡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1880年2月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1880年秋,索绪尔离开德国定居法国巴黎,同年10月,巴黎高等研究院委任索绪尔为哥特语和古高地德语讲师,在以后的10年里,他在此职位上孜孜不倦,勤奋工作,先后讲授了哥特语、古高地德语、希腊语、立陶宛语、梵语和拉丁比较语法,培养了一批著名的语言学家,如梅耶(A. Meillet)、格拉蒙(M. Grammont)和帕西(P. Passy)。1891年他从巴黎回到了他的故乡日内瓦。

1891年10月,索绪尔就任日内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教授,主讲梵语和印欧语课程,后期讲授日耳曼历史语言学。1906年索绪尔就任普通语言学教授职位,从1907年至1911年连续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1913年去世。令世人遗憾的是,索绪尔生前不仅吝于发表文章,就连留下的笔记也很少,这使得后人很难“直接”“透明”地洞悉他深邃的思想。但令人欣慰的是,索绪尔的弟子沙尔·巴利(Charles Bally)和阿尔伯特·薛施霄(Albert Sechehaye)等在1916年根据所收集到的课堂笔记编写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让索绪尔的思想得以发扬,使得语言学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结构主义思想得以正式出场。该著作已被学界公认为20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山之作,现当代语言学的许多理论都来自于此书。它不仅对20世纪的语言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影响到哲学、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逻辑学、宗教、音乐、

美术、历史、民俗学、数学、建筑学、医学（精神病学）、机械学、工程学、化学和物理学等诸多领域。

索绪尔的一生是典型的学者生涯，虽没有什么传奇故事，但他对学界的贡献，特别是对语言学的贡献，却具有哥白尼式革命的意义。他在世时就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但作为一名伟大思想家的地位却是在他死后才被人们认识到。当然，他的思想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受到了他所在时代的诸多学术思想的影响，从中汲取了各种营养成分且将它们融会贯通，创造性地将其运用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研究之中。他所受到的学术影响主要有：

（1）现代社会学创始人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思想，将语言视作“社会事实”，从而将“语言”从以往的附属地位独立出来，为现代语言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2）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重要观点“任何行为都可看成是受一个规范系统所制约的体系”，将语言视作受语言规则限制的系统。

（3）美国语言学家威廉·德怀特·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的观点：语言不仅具有任意性，而且是建立在社会规约上的一种制度。

（4）波兰-俄罗斯语言学家博杜恩（J. N. Baudouin）的社会-心理语言学和静态语言学的主要观点，强调将语言置放在一个静态体系中考察。

（5）西方经济学思想，如商品的价格须在某一价值体系中由“供给”和“需求”两要素来确定，这启发索氏提出了“语言系统”的概念，且创造性地用“横组合”与“纵聚合”来解释词语的价值和意义。

（6）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在西方哲学中确立的二分法，索绪尔将其运用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建构之中，对语言做出了一系列二元切分，如：语言和言语；内部和外部；共时和历时；形式和实体；能指和所指；横组合和纵聚合等。

总之，索绪尔在批判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出“结构主义语言学”，实施“关门打语言”的基本策略，不仅在语言学界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语言哲学以及其他许多学科的研究，为20世纪的学术文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学术界，对那些曾经改变学科发展方向的伟人之最好的纪念方式，莫过于更加深入地洞悉其深邃思想，继承并发展他的理论。2013年适逢索绪尔逝世100周年，“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于2013年4月20日—21日在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由该院与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所共同承办）举办了“第二届中西语言哲学高层论坛暨纪念索绪尔逝世100周年研讨会”，与会学者一百多人，较为全面和深入地从各个角度

探讨了索绪尔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思想。说其全面，是因为诸多学者从索绪尔的学术人生、教育背景、语言思想、后世影响等方面，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缅怀；说其深入，是因为在本次会议上学者们还跳出了将索绪尔只看作是语言学家的樊篱，主张将其定位为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兼语言哲学家。

我们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和大会发言中精心遴选出7篇论文收入本辑，他们分别是：

(1) 潘文国先生的“索绪尔研究的哲学语言学视角”系统论证了：索绪尔在本质上是语言学中的哲学家，而不是一般的语言学家。

(2) 江怡先生的“作为哲学家的索绪尔”一文，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将索绪尔看作语言哲学家的意义之所在。

(3) 王寅先生的“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剖析”一文，系统地探析了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如：语言具有先在性，语言使思想出场；语言即思想，形式即内容；首倡“关门打语言”之策略，聚焦内部要素关系研究；大力倡导整体同构论等。

(4) 李葆嘉先生和邱雪玫女士的“走出现代语言学理论形成的个体创始模式”，主张将索绪尔放在其生活的社会大背景下，系统探讨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渊源和影响。

(5) 霍永寿先生的“从指称到表义：论索绪尔语言哲学的本质特征”一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索绪尔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理论。

(6) 鞠玉梅女士的“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与伯克的修辞学说”一文，从五个方面阐述了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与伯克的修辞学说的关系。

(7) 伍思静女士的“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观之对比研究”一文，探析了索绪尔的“象棋游戏”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的异同，并探析了其因之所在。

此外，我们还有幸收集到以下四位著名学者的大作，他们分别是：

(1) 钱冠连先生的“论索氏语言哲学——以《普通语言学手稿》判断”，认为作为语言哲学家的索绪尔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讨论了“存在、时间、事物、精神与意义”等西方哲学的普遍问题。

(2) 法国学者海然热在中国南京大学（2013年10月11日—13日）举办的“索绪尔逝世100周年纪念暨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关于索绪尔对句法的看法”一文（用中文写作并发言），深刻探析了索绪尔的句法观。

(3) 于秀英女士撰写的“《普通语言学手稿》编者前言”亦被收录本文集。她作为我国专门研究索绪尔的主要学者之一，在“前言”中阐发的许多观点（特别是索绪尔的语言哲学观），对学界能更加深刻地认识索氏学术意义产生了很大影响。

(4) 马壮寰先生的“语言符号的整体性——兼论符号界定中的歧解”系统论证了如下观点：符号既是代表另一事物的事物，又是一个事

物与它所代表的另一事物之间的关联，前者的符号过程处于符号之外，后者的符号过程处于符号之内。上述11篇论文作为我会的《语言哲学研究（第三辑）》结集出版，以为索绪尔逝世100周年之纪念，缅怀他对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以期不忘先辈大师，再绘未来蓝图。

王 寅 赵永峰

2015年6月26日

目 录

1. 关于索绪尔对句法的看法	海然热	1
2. 论索氏语言哲学——以《普通语言学手稿》判断	钱冠连	5
3. 索绪尔研究的哲学语言学视角——纪念索绪尔逝世100周年	潘文国	12
4. 作为哲学家的索绪尔	江 怡	24
5. 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剖析	王 寅	35
6. 《普通语言学手稿》编者前言	于秀英	47
7. 走出现代语言学理论形成的个体创始模式	李葆嘉 邱雪玫	52
8. 从指称到表义：论索绪尔语言哲学的本质特征	霍永寿	71
9. 语言符号的整体性——兼论符号界定中的歧解	马壮寰	80
10. 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与伯克的修辞学说	鞠玉梅	86
11. 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观之对比研究	伍思静	95

关于索绪尔对句法的看法¹

法兰西学院 海然热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关于索绪尔对句法的看法》。我使用的素材基本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1916年出版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尽人皆知，这本书主要是由他的同行巴利（C. Bally）和薛施蒿（A. Sechehaye）等根据同学们的笔记和索绪尔的一些手稿及其他材料编辑整理而成的；另一是2002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手稿》，即在1916年发现的索绪尔手稿。自从2011年以来，中国语言学家普遍所使用的是于秀英对本手稿既精准又杰出的汉译本。这本汉译著作同样也作为今天演讲的基本材料。

为了理解索绪尔对句法的看法，我们首先应该注意他关于符号的理论。即使大多数语言学家已经熟知这个理论，下面我还要简要地介绍一下：索绪尔认为“语言实体只有结合能指的词音和所指的词义才存在……如果只保留这些要素其中之一，语言就会化为乌有……”。这就像“一串声音必须表示某个观念，才称其为语言；它们本身只是生理学的研究材料。所指一旦跟能指分离，情况也是这样”，例如“‘房子’‘白色’‘看见’等观念本身属于心理学范畴；它们必须跟声学形象结合才成为语言实体”（《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第144页）。这种观念的结果是：索绪尔探索的好像只是语言符号的两个侧面，也就是说“声音”和“意义”。

实际上，索绪尔只在构成列举成分的段落里才提到句法现象。比如说“符号学=（即是说）形态学、语法、句法、同义词现象、修辞学、文体学、词汇学，等等”（《普通语言学手稿》，第32页）。还有其他类似的段落，如“符号和概念[...]这属于形态学、句法学、词汇学等领域，是整体不可分开的”（《普通语言学手稿》，第42页）。我们在另外的段落中也可以读到，像“当某位作家[...]研究某个‘语音学的’‘形态学的’或者某个确定句法的对象——比如说，印欧语系语法上关于阴性的区别[...]，这就意味着他想研究某个消极现象的某领域”等表述。

在《普通语言学手稿》里，索绪尔还谈到关于“所有词尾变化”（或者说所有“名词句法”）（第54和58页）的内容，并且在“名词句法”四个字上加了引号。

根据上面提到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索绪尔对符号系列的构成现象很关注，也就是说，他对句法学所感兴趣的程度没有他对符号的声音和意义感兴趣的程度大。

我们可以通过《普通语言学手稿》中的段落更清楚地剖析这种观念。例如

¹ 本文曾作为“索绪尔逝世100周年纪念暨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10月12日，中国·南京大学）”上的发言稿。感谢孟泽文同学对于本文文法的改善所做的工作。

“一条何时使用完成时的‘句法’规则；或者一条（狭义）所谓的完成时的‘形态’规则（索绪尔将句法和形态分别加上了引号）；或者一个元音什么时候省音；又或者‘Σ’（一个希腊语的声音）在什么情况下被‘Ω’（别的希腊语的声音）所取代的‘语音’规则。这些都属于同一个事实范畴，那就是：符号在一定时刻依据其差异而具有的符号游戏”。索绪尔在这里有一段插入语，他指出：

“句法等符号想从这个符号游戏中一方面孤立出‘意义’来，但其实这符号游戏只是简单地代表着符号概念上的差异和相合；另一方面想从这个游戏中孤立出‘形式’来（简单地指符号中形式的差异和相合），这完全是种错觉。”若诸位对此感兴趣，请进一步参阅《普通语言学手稿》第35页。

索绪尔之所以对句法存有这种观念，是因为他所在时代的句法观念只是历史句法。与其同时代历史句法不同的是，索绪尔提出了自己的新观念，他指出：

“我们认为不可避免地要对‘历史句法’进行观察，而这种活动几乎是无尽的。但是，所有的观察都告诉我们，这门‘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基础。科学只能是基于清楚形成的方法而获得的结果。”他还提出：“我们要问的是，所谓的‘历史句法’的方法是什么呢？”

在汉译本《普通语言学手稿》第73页中，我们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说过，句法无论何时都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倒过来看的形态学而已。有人认为句法构成是一种比形态学更为适宜，或不太适宜，通过时间来研究的确定领域。这想法有问题。如果犯了这样的错误，以后就无药可救了。其次，句法所依靠的形态学，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暂时接受这些是被分离的领域——它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规则和科学地在时间轴上考察。因此，句法也不会比形态学更可能这样考察。”跟索绪尔所在时代的历史形态学一样，他所在时代的句法学关心的不是语言的一般系统，而是孤立的语言成分和因素。这种观念不能使语言学家发现语言是通过时间发展的。这才是索绪尔之所以批评他所在时代历史句法的原因。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一个既奇怪又很有趣的矛盾：一方面索绪尔在语言学的历史上第一次奠定了科学性普通语言学的基础。这个革命性理论的两个最著名的方面是：“符号的理论”与“语言与言语”；“共时语言学”与“历史语言学”；“横组合关系”与“纵聚合关系”等对立的问题。而矛盾的另一面是，他探讨句法的障碍正是他自己所创造的，也是他最强调的对立，就是“语言与言语”的对立！为了明白这种奇怪且有趣的矛盾，我们应该时刻记住“符号与句子”的关系，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索绪尔对符号系列所构成的现象所感兴趣的程度，没有他对符号的声音和意义所感兴趣的程度高”。

控制和组织句子的结构就是句法。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索绪尔对句法所持有的态度，为了更清楚了解为何在《普通语言学教程》和《普通语言学手稿》里没有有关句子理论的原因，我们应该研究索绪尔本人是怎样使用“语言与言语”这一对立概念的。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第38页中，索绪尔认为“语言的语言学”跟“言语的语言学”是“不可能一脚同时踏上的两条道路”；他本人只对研究“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即以语言为对象的语言学”感兴趣（第38—39页）。随后数页中，

当他谈到句子的地位问题时，他认为：“句子属于‘言语’，不属于‘语言’”（第172页）。这足以将句子从视野中排除。针对句子的地位问题，在同一本书的第148页，他又指出：“既然句子属于言语的范畴，就不能当作语言学单位看待。”

这种排斥，一方面割裂了语言和言语，另一方面又将句子打入冷宫，让索绪尔的门徒们感到难堪。在索绪尔以后的语言学研究史中，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句法的地位，而句法的主要研究对象正是句子。同时，在言语活动中生成句子的讲话者也更受重视。

古典时期的波尔-罗雅尔（Port-Royal）学派和延续至20世纪头几十年的哲学语法学派代表了一种一直十分重视句法的传统，而且词序问题的论战使得这一传统声名远扬。在20世纪后半叶，转换生成语法恢复了句法的地位，或者说，给恢复句法名誉的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我个人认为，转换生成语法忘记了句法本身无法独立存在，语言是要传达意义的这个事实。并且，在乔姆斯基（N. Chomsky）以前，从巴利（C. Bally）到雅柯布逊（R. Jakobson），包括费雷（H. Frei）和戴涅（L. Tesnière）等人的许多著作都已经给予句法以重要的地位了。（参阅拙著*La Grammaire Générative: Réflexions Critiqu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6, p. 101.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generative grammar, in Lake Bluff (Ill.), *Edward Sapir Monographs Series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Cognition*, 10, 1981, p.168-169.）

根据索绪尔的学生A. Riedlinger，我们得知索绪尔在其最后一段时间的课上，即1910—1911年，对学生们说“他打算教授一门关于言语的课程”（请参阅拙著*La vulgate et la lettre, ou Saussure par deux fois restitué, Cah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 56, 2004, p.117.）。但不幸的是：1913年，在他56岁的时候，发生了一起惨痛的事故，他突然离世了，这使他无法如愿以偿。

我们最好不要寄希望于索绪尔生前对言语探索的假设。应该强调的是他认识到言语的重要性。另外，索绪尔的理论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也是卓著的，如对语言类型学的贡献。我个人认为没有共时语言学与历史语言学，横组合关系与纵聚合关系等对立，就没有语言类型学。这也正是本人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索绪尔所创造的对立，不仅对本人关于类型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我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例如对梵语、希腊语、俄语、日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印度尼西亚语等的研究，和对主语/谓语中间的关系、主有式、量词系统、介词系统、语用学与语义学的关系、次序问题、宾格与作格的关系、语法范畴、动词与名词等不同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强有力的帮助。

结论

根据《普通语言学手稿》，我们得知：“句子仅存在于言语。”但在我看来，索绪尔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他没有发现一个十分重要的语言现象，那就是词组并不是唯一值得语言学家注意的现象。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十分重要

的语言现象是我所建议称作“句组”的语言现象。这里我所提及的“句组”，即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的句子体系，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每种语言能使说话者建立互相语义关系的句子，比如说：

- 肯定与否定句，
- 问题与回答，
- 直译与意译等。

我们可以设想，虽然在《普通语言学教程》和《普通语言学手稿》两部著作里索绪尔都没有提及有关句子的理论，然而在我看来，语言天才索绪尔曾有创造一个句法学理论的可能性。

论索氏语言哲学

——以《普通语言学手稿》判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钱冠连

摘要: 首先分析下面这一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 现代普通语言学创始人的《普通语言学手稿》算语言哲学吗? 然后讨论索氏语言哲学的独特风格。本文得出结论: 如果说, 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是用语词来达至现实世界、可能世界、虚体与抽象体的话, 那么, 索氏就以他 (1) 有别于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 (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摩尔) 的独特风格, 即充满分析思辨与缜密的思想的叙述, (2) 尤其是在语言的“有价值的构件”之内, 在谈论普通语言学的种种细微研究对象的同时, 总是不忘讨论存在、时间、事物、精神与意义等等这些西方哲学的普遍问题。重要的是, 通过索氏在《普通语言学手稿》中16个高频率词与12个西方“思想范畴”相比较, 可以说, 索氏的哲学体系完全可以被整合到西方哲学这个更大的知识框架中。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 他完成了他的语言哲学, 也为我们提供了他原创的普通语言学。这两个堪称伟大的贡献, 在索氏的《普通语言学手稿》中赫然在目。

关键词: 索氏语言哲学; 索氏独特风格; 西方哲学的普遍问题; 普通语言学

On Saussuri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n the Basis of *E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¹

Abstract: Can *E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of the father of contemporary general linguistics be considered as a kind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L, hence)? An affirmative answer is given by the author.

Provided that PL in the analytic tradition (as practised by Russell, the early Wittgenstein, and Moore) has reached the real world vs. some possible worlds, and abstract entities vs. empirical objects and stuff located at places and times and so on in linguistic terms, Saussure has established Saussurian PL in the following two terms.

(1) The unique styles of Saussurian PL are his meticulous contemplation and philosophical argumentations.

(2) Especially, using his valuable *piece (morceau or membre)*², he talked about

¹ *E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by Ferdinand de SAUSSURE, with its Chinese version translated by Yu Xiuying from French into Chinese.

² *E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111; its Chinese version by Yu Xiuying, p. 94.

various delicate object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at the same time, never did he forget discussing such universal problems in Western philosophy as being, existence, space, time, things, spirit and meaning, etc.

More importantly, the contrast between 16 high-frequency words used in his manuscript and 12 categories of thought (which are seen as the most general categories of thought in Western philosophy) has shown us that Saussurian Philosophy can be completely integrated into a greater framework of knowledge of Western philosophy. Against this theoretical background, he has both established hi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provided us with general linguistics which is original with himself. The two great contributions made by him are strikingly revealed in the same manuscript.

Key words: Saussurian PL; Saussurian unique style; universal problems in Western philosophy; general linguistics

1. 语言学创始人的《普通语言学手稿》算语言哲学吗？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以《普通语言学手稿》（以下简称为《手稿》）看，索绪尔算语言哲学家吗？如果是，为何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¹与索氏语言哲学之间，没有通常见到的那种互相的哲学呼应？轻易下结论，对付不了任何追问。一个不能抹去的疑惑是，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家与索氏的著述中，两者互相砥砺、讨论、挑战的记录很少见到，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索绪尔，生卒之年在1857—1913，享年56岁。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运动或潮流滥觞于20世纪初叶的“哲学的语言性转向”，这个转向姑且就算1900年左右开始吧，索绪尔此时43岁左右了，也不见他们双方之间有何互相的哲学呼应。他43岁之后到1931年去世前，活了13年，此间，仍不见他们之间的互相呼应。《手稿》中没有提及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家的名字与作品，反过来，也未见后者提及索氏的什么著述。分析革命潮流停止于20世纪70年代，就算止于1970年前后吧，而此时的索氏已经辞世57个年头了。这就是说，索氏根本没挨上后来的分析革命的鼎盛与结束。他们两者没有呼应，就可以理解了。但这绝不是说，他们二者之间没有相互地影响。

¹ 参见philosophy of language条目，Nicholas Bunnin, Jiyuan Yu, 2001, *Dictiona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English-Chinese*, Beijing: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P. 755: “In a broad sens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s nearly synonymous with analytic philosophy.” 在广义上说，语言哲学是分析哲学的同义词。

2. 莫基于语言学的哲学

法国的布凯 (Bouquet) 与瑞士的恩格勒 (Engler) 是《手稿》(索绪尔 2011) 整理编辑者, 他们在编者前言中指出:

“这门专门为他设立的课程名称 (普通语言学) 是否妥当, 索绪尔似乎从未多加考虑, 他提到更多的是, 他的教学目标是 ‘语言学哲学’ (une philosophie de la linguistique)。” (p.1)

“语言学哲学”, 其义在他的哲学是奠基在普通语言学之上么? 从一门基础学科出发上升到哲学那里, 不乏成功的先例: 恩格斯从自然发现辩证法, 杨振宁从物理谈到哲学, 还有人从文学谈到哲学。通读全书发现, 既然从头至尾坚持在普通语言学的框架内谈论存在、时间、事物、精神与意义等等, 索氏为自己的研究取名语言学的哲学, 就顺理成章了。

本文主张, 索氏的语言学哲学 (建议英文试用 linguistic philosophy), 具有与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不同的哲学目标。

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的目标是: “以语言的方法重铸西方哲学的千年老题” (B. Maria, 1999), 按本文作者的说法是 “从语言进, 从世界出。” 所谓 “从世界出”, 即达至了世界一束【世界、实在、对象、实体或虚体、事物、是、存在 (the world, reality, object, entity, thing, being, existence)】(钱冠连 2010)。还要进一步地说, 那便是用语词来达至现实世界 (the real world)、可能世界 (a possible world)、虚体 (virtual entities) 与抽象体 (abstract entities)。例如, 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家大谈现实世界里的晨星、晚星等等东西, 言说可能世界时必须用 “可能性” 表述可能事件, 讨论虚体里的金山、独角兽、林黛玉等等, 论述抽象体时提到五大出名的抽象体: 数、命题、性质、关系、类。用蒯因的纲领性口号, 那便是 “从谈论对象转变到谈论语词” (Quine 1960), 这样就方便地避免了谈论 “非语言对象” —— 诸如 “点、英里、数、属性、命题、事实或类” —— 所带来的麻烦。一言以蔽之, 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的手段是: 用语词来……, 其目标是: …… 达至现实世界、可能世界、虚体与抽象体。综合起来说, 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就是用语词来达至现实世界、可能世界、虚体与抽象体。

索氏的语言学哲学 (une philosophie de la linguistique) 的哲学目标之一是全面阐述什么是他创建的普通语言学: 言语活动的二元本质、语音学、声音形象、价值、意思、意义、价值与形式、形态学、语音与意义、形式-声音形象、语音变化与语义变化、符号学、语言的本质, 等等。

请注意, 这两者 (索氏的语言学哲学与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 的出口是不同的。索氏在语言系统里转圈子。对这个局限 (一个伟大的进步往往伴随着一个局限, 正常得很), 王寅多次正确地指出过他 “关门打语言” 的观点 (王寅 2014)。不过, 如果从这一点局限断言, 索氏的这一套不是语言哲学, 那就错了。王寅多次指出索氏是语言哲学家。从索氏的哲学目标之二, 就可以发现, 他

的这一套理论阐述，正是语言哲学（下见第3和第4部分）。

至此，只要从《手稿》的事实即材料出发就可断定，索氏的语言学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哲学的方法（in philosophical terms）来研究的语言学。

3. 索氏语言哲学独有的风格

本文用的“索氏语言哲学”（*Saussuri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这个表达式，其义在突出索氏独有的风格。

本文作者主张，把《手稿》当做具有他自己独特风格的语言哲学，我们不必用分析革命的传统去要求他。当许多人遵循分析传统的时候，我们应该允许另外的人不遵循。没有必要要求大家都遵循一个传统。这是第一个理由。

理由之二，索绪尔自己与《手稿》的编辑整理者布凯与恩格勒，多次声称与强调索氏的工作叫语言哲学。请见下面这些材料，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自己的宣称是有道理的。

两位编辑者在前言中说，“第二个知识领域则是关于语言的分析思辨活动领域（亚里士多德分析论意义上的）——有时扩展到意义更为普遍的问题——索绪尔本人多次将其定性为哲学的：于是人们还可以像他那样用语言哲学（*philosophie du langage*）一语来表示。”（p.2）请注意，索绪尔换用了语言哲学（*philosophie du langage*），而不是语言学哲学（*une philosophie de la linguistique*）！凡是通读过《手稿》的人都会发现，索氏前后行文多次不一致、改变，这表明了他写作过程中的时时变化着、时时修改中的思想。这是不难理解的。从这一段引言里，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因为他把“语言的分析思辨活动”扩展到意义更为普遍的问题，故他“本人多次将其定性为哲学的”。这就是他的哲学的风格之一：贯穿《手稿》自始至终的分析思辨。我们稍后会给出一些证据加以强调。

不过，现在我们还是继续听布凯与恩格勒提供的新的证据：“说到日内瓦大师缜密思想的建立——无论是从认识论的还是哲学的——其实正好符合这一思想的两个方面，显然都被编者（巴利与薛施蒿¹）忽视了：这就是比较语法的认识论和语言哲学。”（p.3）这里又得到另一个启示：索氏从认识论上建立了缜密的思想。

布凯与恩格勒往下说，“戈德尔是用稿本探源……稿本探源将与这些手稿联系起来，致使其重要性降低，其卓然独立的一面没有显示，而这恰恰是索绪尔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一面——尤其是他的语言哲学。”布凯与恩格勒再次强调了索氏的语言哲学。

两位编者指出，“他还认为语言学中语词的难题就是事物的难题，如此看来，这本书是对语言学进行彻底的革新。”这里披露了索氏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又

¹ 指的是巴利、薛施蒿与里德林格合作整理，巴约（Payot）出版社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洛桑-巴黎，1916。

容易被人忽略的思想：语词的难（在描述世界、描述一物时），难在事物本身。西方语言哲学中有两个常常出现的表达式，即how things are/stand（事物是怎样存在的），how the world is（世界是如何存在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形。这两个表达式，说出了语词如何指称一物，并使一物出场的；语词在指称中自然就要求被人理解其义，不理解其义，就无法完成指称过程。弗雷格与罗素等语言哲学家的工作表明，在事物本身难以确定的情形下，描述也就难。反过来，语词描述不准确，当然也不能完成对事物本身的指称。这一下就将语词与世界或事物挂上了钩。语言哲学的中心内容（指称与意义）已经在这里了。索氏“认为语言学中语词的难题就是事物的难题”，就凭这一认识，就可断言索绪尔就在语言哲学的门内，一点也不夸张的。

4. 最难得的特点与风格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补充索氏语言哲学的独特风格，看他的《手稿》如何充分表露了语言的分析思辨，如何形成了缜密的思想。例如，“把形式与意义相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而且行不通）。反之，正确的做法是把声音形象（figure vocale）与形式-意义（forme-sens）相对立起来。”（《手稿》p.3）索氏非常强调二元对立，语言建立在一定量的可识别的差异或者对立之上。但是，这样对立不行，要那样对立才行：形式-意义是一体的，不是对立的。索氏一反语言学家众口一词地把语言的形式与意义对立起来的思想，提出了他既有思辨，又有缜密的思考的新的对立关系：声音形象与形式-意义的对立。我们要强调的是，他全书充满了分析思辨与缜密的思想的叙述。这种叙述之多，多到目不暇接；给人的印象之深，深到令人叹为观止。余不再赘。

更为重要的独特风格在下面。

他深陷语言系统，在语言的“有价值的构件”¹（即语音学、声音形象、价值、意思、意义、价值与形式、形态学、语音与意义、形式-声音形象、语音变化与语义变化、符号等等）之内，在谈论普通语言学的种种细微研究对象的同时，总是不忘讨论存在、时间、事物、精神与意义等等，这是索氏语言哲学最难得的特点与风格。兹佐证如下：

“任何声学的质体都如此，因为它受制于时间，在一定的时间内实现，这一时间过后便坠入虚无中，……乐曲在哪儿？这就如问aka在哪儿一样，……乐曲伴随演奏而存在，可是把演奏的过程看作它的存在，那就错了，乐曲与演奏同时存在。”（《手稿》p.19）aka在哪儿？aka不过是自然语言的语音链之一环，这种存在（existence），只占时不占空。不占空间的存在，人们难以发现。像这样讨论存在，就已经是西方哲学的本体了。

“语言形式对说话人的意识而言是确定的声音形象，也就是说既是存在的又

¹ “有价值的构件”一说，在《手稿》中的地位很重要，第53页。